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七十七回 戚大娘虛詞駭鬼 柳主事正直為神

話說柏夫人見眾人都坐在面前，心中悲切，忽然長歎一聲，閉目不語。寶釵們大驚，連呼不應，摸著心口尚熱，鼻中微有呼吸，面色不改。珍珠道：「這不像是去的樣兒，休要驚慌，也不用去回老太太，咱們在這兒守著，看有別的再說不遲。」芙蓉們點頭，彼此守住。不言眾人在炕前相守之事。且說柏夫人覺著一人走出房外，身子很覺輕快舒服，心中毫無思想罣礙，走到卷棚下，見丫頭、媳婦們東倒西歪，各皆睡著。台階下站著一個四十年紀黃臉婦人，梳的高髻，穿著青衫，對柏夫人道：「轎已伺候，請夫人快去。」柏夫人問道：「你是誰？請我到那兒去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夫人到了那裡自然知道。」說畢，招呼轎子過來。柏夫人見兩人抬著一乘竹架兜子，其形甚怪。兩個轎夫蓬頭垢面，渾身筋骨稜稜，聳肩長腿。

那婦人將柏夫人抱上兜去，轎夫走的甚快，不見日光，倒像是隆冬將晚的天氣，寒風刺骨。那婦人騎上一匹小黑驢，緊緊跟著走。不到半里來路，見路旁有個長人聳肩而立，戴一頂三尺高的白布長帽，腦後披著頭髮；一張黃臉，深眼縮腮；穿一件大白布衫，光著兩腳，肩上掛著幾吊錢，手中拿一把小傘。

問那婦人道：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叫我好等。」婦人答道：

「不是本宅土地帶我進去，這會兒還在門口瞅著呢。」長人點頭，一同跟著。過了一座大橋，又走過幾處荒村野地，陰風悽慘。抬到一個大衙門口，見愁眉苦臉的囚犯不計其數，轎夫將兜子歇下。那婦人將柏夫人抱到一間黑暗屋裡坐下，說道：「咱們要去掛號、銷票，一會兒就來。」說畢，忽然不見。柏夫人想道：「這是那兒？他們仔嗎也不來瞧我呢？」心中正在愁悶，聽見那黑犄角上有人歎氣。柏夫人問道：「誰在那兒歎氣？」聽見那人答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歎個氣兒又何妨呢！你這位老太太真是多管閒事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我因瞧著這兒很不像咱們家裡，要找個人兒問問。剛才多口，倒叫奶奶動了氣。我聽著這聲音很有些熟，不知你這位奶奶尊姓？」

住在那兒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不瞞你這位老太太說，我家很有個名兒，誰不知道咱們是祝尚書的表姪呢！他家宅裡一天也少不了咱們大爺。就是我到宅裡去，一住也是半年。那些太太、奶奶們誰不同我好呢？尚書的太太還是我的乾媽，穿的吃的隨著我的性兒，愛要仔嗎，就是仔嗎，誰敢向我噓個氣兒。」柏夫人問道：「不知奶奶說的是那一個祝尚書家？」那人道：「說起他家，要叫你老人家駭一跳。我乾爹是天下有名兒的祝鳳，官拜禮部尚書。我是尚書的姑娘，你想我還怕誰？」柏夫人驚問：「你這位奶奶到底是誰？請過來，咱們見個面兒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你見我姑奶奶，也要行個禮兒才是。」說著，在犄角上慢慢過來，定睛細看，叫道：「哎喲！臊死我了！怎麼是你老人家在這兒？」柏夫人也將他細看，笑道：「我說誰呢？原來是戚大奶奶。咱們家毫無照應，過承誇譽，更增慚愧。不知這兒到底是你家，還是我家？」戚大奶奶羞慚滿面，低頭答道：

「連我也摸不著這是那兒。我記得在炕上躺了幾個月，不知怎麼，被一個長腦袋的人一根繩兒將我拉到這兒。」柏夫人驚異，正要再問，見回來的那個婦人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請夫人快去。」扶著柏夫人往外就走。戚大奶奶也跟著出來，見柏夫人走進一座高大門裡。他正要跟了進去，見一個差人過來拉住道：「你不能進這門去，我送你到一個地方，自有分曉。」卻說柏夫人進了一座大門，十分嚴肅。那婦人領著由東角門進去，剛上甬道走不多路，遇著一位白鬚老判官躬身作揖道：

「親家太太只管放心，此間是東嶽府。少刻王爺升座，將親家太太前世誤傷丫頭一案判斷明白，就送回家去，想來並無大礙。」柏夫人驚問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我身已在陰司了。」老判官笑道：「此處原非陽世。我是鞠秋瑞前世父親甄士隱也。與夫人是隔世親家，現在東嶽府充了掌案判官，凡人間一切生死輪迴之事是我掌管。夫人並無大事，只管放心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深感老判官關切，諸事尚求照應。」甄判官正要答言，見一個鬼役鎖著個蓬頭垢面十五六歲女子過來，對甄判官道：

「這件案發在報應司審斷，不必在此候審。」甄士隱答應。領著柏夫人們走出東嶽府，往西走有一箭多路，到了報應司衙門。

看見披枷帶鎖男女老少不計其數，大概都是悲苦痛楚之聲，十分悽慘。

柏夫人走進衙門，見堂上坐著一官，氣象威猛。案前跪著許多男女人犯，堂前兩邊設著油鍋、火牀、風輪、刀鋸各樣刑法。甄判官們站在簷下等候投文。柏夫人瞧見一個黃瘦後生堂客，懷中抱著個血孩子，跪在地下不住向上磕頭，不知他哭訴些什麼說話。旁邊有個判官送上幾本簿子，那官瞧了一會，將底下跪的兩個體面男女，命鬼卒捧下堂來，大聲喊道：「應上火牀！」有個紅髮青臉鬼拿著一柄大黑扇，將那男女兩個扇了一下，兩人上下衣服一點也無，赤條條被兩個惡鬼抓去，掀在火牀上極力揉擦。只見青煙起處兩人喊聲甚慘。鐵牀燒的通紅，不多一會將男女兩個燒成黑炭。有個鬼役上堂喊報，堂上吩咐帶來。那鬼役走至火牀，用鐵錘將兩段人炭擊碎，化作兩團黑煙，沾在地上，隨風飄蕩。有個黑臉凶鬼用扇一扇，那兩團黑煙就地一滾，仍化作人形，面色改變，不像剛才那樣神氣。鬼卒押上堂去，那冥官說了幾句話，有個蓬頭大鬼手中拿著衣服，披在那男女兩個身上押下堂來。原來男已成羊，女已變豬。後面跟著那抱孩子的堂客一同出去。柏夫人看了半日，心驚膽戰，輕聲問道：「這兩人為什麼犯這樣重罪？」甄判官答道：「他是夫妻兩個，因長房無嗣，繼他為子。後來他繼父娶妾得有身孕，他恐生子要分家產，夫妻定計，候妾生產之時，乘其血暈，將所生之子掐死，又將臍帶扯斷，以至母子傷命。因他夫妻有三十餘年福祿，直到今日才結。從此女豬男羊，長在畜生道中矣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該變畜生。」正在說話，聽見堂上呼喚，甄判官忙領著柏夫人走上台階。

公案東首設著幾個紅礮，光彩奪目。冥官欠身讓柏夫人坐在第四個紅礮上，吩咐抬過勾留鏡令其自照。鬼卒答應，抬過一架大圓鏡，光彩直射，亮如秋月。柏夫人覺著透徹心涼，定睛細看，頓悟前因。甄判官命將勾留鏡抬開，問道：「使女桂香告夫人將伊打死，含冤兩世。夫人可將打死緣由，據實上訴。」柏夫人對冥官道：「我前世系孝廉周達之妻吳氏。有使女桂香，素性狡詐，終朝搬弄是非，不安本分，屢訓不改。因他與小子滑春有私，被我看破，喚至面前舉手掌責。他急於回身躲避，將頭誤撞門上破鐵環，被鐵釘插入太陽穴，因而殞命，實非打死。今既當面，令其自供。」報應司點頭，指著桂香說道：

「你身為使女，不安本分，已有應得之罪；況與滑春私通，應該責治。你係有罪之人，又不受主責，反敢退身躲避，以至誤傷身死；反誣告被主人打死，沉冤兩世。你冤在那裡？」桂香跪在下面，只是磕頭，哭訴道：「我因孤魂漂泊無依，被義塚地幾個短命鬼再三唆哄，令我上告。今日方知是錯，悔已無及，只求開恩超拔。」桂香供畢，報應司大怒罵道：「誣告主人，與子孫誣告尊長同罪。先受冥刑，再令胎生！」吩咐解開，只見走過兩個惡鬼，一把抓去，夾住兩塊大板，架上一把大鐵鋸，不多一會鋸成兩半。堂上大聲喊叫合了上來，那桂香哀呼喊叫，慘痛心目。

柏夫人瞧著十分不忍，向著報應司說道：「桂香誣告主人，實堪痛恨。今已解體受罪，可以寬恕，求恩賞其脫生，以消冤孽。」報應司道：「陰律上奴僕告主與子孫犯祖父同科。桂香所告實，夫人應減陽算，尚有不應之罪。今既誣妄，應該返坐，除受冥刑，例應三世為豬，方轉人世。今夫人既是慈悲解釋，免墮畜生。」當堂即判令桂香仍轉生為女，嫁滑春後身錢二為妻；因酒後夫妻戲耍，誤將錢二致傷身死，擬以絞決，以完孽果。報應司判畢，在生死簿上蓋了巨印，備文詳覆東嶽，並知會各該管城隍。一面吩咐鬼卒押送轉輪王處，照驗脫生。報應司判斷已畢，令甄判官好生送柏夫人仍回陽世。

柏夫人站起身來向上拜謝，說道：「既死重生，古今無幾，今蒙恩斷得轉陽間。但求稍緩須臾，遍觀地獄，將來回陽之後，力勸世人同歸於善。」報應司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夫人舉念慈悲，定增福壽。但必須地藏佛處使人引導，方可遍觀。本司先差人持符知會，即著甄判官伴夫人前往可也。」柏夫人謝過冥官，同甄判官走下殿來。還有好些斷頭缺足、愁眉苦臉之人在那裡候審。

柏夫人走出衙門，又往西走，不多一會，見茂林修竹圍著一座禪林。耳邊聽鐘鼓之聲梵梵不絕。剛到山門，有幾眾幽冥弟子笑臉相迎，說道：「剛才報應司知會，知道夫人降臨，在此拱候。」說畢，引著柏夫人們來至大殿，見地藏佛坐在金蓮台上，面如滿

月，丈六金身。兩旁侍立著十二眾大弟子，滿殿上祥光現現，香藹繽紛。柏夫人向上禮拜，地藏佛在蓮座上合掌說道：「夫人來意老僧已知，念念慈悲，自有果報。老僧立願普度幽魂脫離苦惱，無如地獄中愈度愈增，日沉日積，孽海茫茫，何時得了。夫人回陽之後，務須苦勸世人力為良善。世上多一善人，則地下少一般苦趣。事到其間，悔無及也。」柏夫人拜領教言。地藏佛命金童、玉女持幡引導，又命護法神將持符往各處知會。

柏夫人拜謝，退下殿來。同甄判官跟著金童、玉女走不多路，望見一座高台，上接霄漢，台下人煙稠密，輻馬紛紜，男女老少不計其數。甄判官指道：「此地名蒿里村。地藏佛慈悲建此高台，就是世上所說的望鄉台了。凡人死後七日，取七日來復之意，令其上台略望一眼，以了一生之事，從此與家長別。」

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原來這裡就是望鄉台。」走到台下，見有一座高大牌樓，上面懸著「望鄉台」三個大字。兩邊掛著對聯，那字都有桌面來大。上聯是：

富貴窮通上了台試問而今身命，

看那下聯是：

賢愚曲直來此地請看往日家鄉。

牌樓下兩邊都有茶棚。當路口設著大鍋，裡面熱氣騰騰像是面茶，有的顏色白亮，很像甜漿粥。左右一望總是這兩樣，並沒有別的點心。那些往台上去了來的男女都是哭的淒慘悲哀無比。剛到牌樓下，兩邊拉著吃那鍋裡的點心。有的吃了又添；有的隨便吃點；還有一兩個不肯吃，掙脫身跑過牌樓遠遠站著；也有不肯吃打著要他強吃。

柏夫人笑道：「這兒賣點心的，未免過於霸道。人家不願意，仔嗎打著要人吃，真不講理！」甄判官笑道：「夫人說的甚是。但這個不是點心，就是世上說的迷魂湯。吃多的就糊塗，吃少的就伶俐，越多越糊塗。這樣東西不但迷魂，兼且迷心，只有富貴人從來不吃這樣東西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原來真個有迷魂湯！咱們且上台去逛逛。」甄判官點頭，陪著上了百十來級才到台頂，上面平敞甚寬。男女們像有幾千人，個個望著台下慟哭流涕，傷心不已，耳內聽著一片都是哭聲。那些押上來的鬼卒，一個個十分凶狠可怕。有錢使的准他多站一會，多哭幾聲；那沒錢的窮鬼，剛望了一眼，還沒有哭出聲來，早被凶鬼押下台去。

柏夫人很覺傷心慘目，也止不住紛紛落淚。往台下四面望去，只見愁雲慘霧濃堆密布，不但望不見家鄉，連山川樹木也瞧不見一點影兒，說道：「這些真是傻子！對著這亂雲堆子哭個什麼勁兒？」甄判官道：「夫人是生魂，看不見家鄉。他們各有所見，不能不哭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台上冷風過於利害，真是透心徹骨，咱們去罷。」同著眾人下了台來，仍舊走過牌樓。猛抬頭，瞧見那一堆男女裡面有戚大奶奶，捧著個碗，正在大吃。柏夫人心甚不忍，走上一步，將他拉住說道：「大奶奶！你少吃些兒也好。」戚大奶奶回過頭來，瞅了一眼道：「你這位老太太可笑，我又不認得你，怎嗎管我吃東西？」柏夫人道：「大奶奶！你怎麼不認得我呢？我回去可以到你家寄個信兒。」說著，淚隨聲下。戚大奶奶問道：「我家在那兒？」甄判官道：「他已吃了迷魂湯，生前之事全不知道。等案情結後，歸守墳墓，彼時方認得骨肉親支，以享其祭祀。」

此時雖是父子夫妻相逢，亦如陌路也。」

柏夫人不勝歎息，隨著金童、玉女離了望鄉台，走出蒿里村。望著前面一帶垂楊，繞著粼粼清水，樹林中畫角丹楹，十分壯麗。柏夫人道：「那邊景致不像陰間，很有些平山堂風景。」說話之時早已走到面前，見那柳陰之下盡是臨河水閣，並無門窗扇扇，每間閣前俱用丹漆短欄字欄杆隔住，無門可以出入。

看那閣子裡面，或十來人，或二三人，亦有五六人，老少不一，俱向著水閉目靜坐。水中盡是蓮花，清香撲鼻。甄判官道：

「此名寧馨閣。都是古今名士，不得志於當時，往往迂狂怪僻。上帝憐其才，令其面對蓮花，靜坐一百二十年，消其迂狂怪僻之氣。日受蓮香沁其心骨，轉生當為翰林清貴。」柏夫人點頭歎道：「原來翰林先生都是對花靜坐中人也。」順著柳堤向北而走，覺對面吹來其風甚臭，越走越臭，令人難忍。耳內聽見四面都是哭喊悲苦之聲。滿眼黑霧濛濛，不分南北，定睛細看，那濃煙之內盡是蓬頭赤足男女，不計其數。

柏夫人心中害怕，問道：「這是那兒？又臭又怕，令人一刻難過。」甄判官道：「此名鍛鍊獄。都是古今來不遵王法叛逆之人，刀兵過處，殺害生靈，不分良善；姦淫搶擄，慘無天日；妻離子散，骨肉傷殘；荼毒地方，上干天怒。上帝痛恨此等叛徒，生前雖受王章，或有幸逃國法，遍令五嶽帝君及城隍司命之神，密訪嚴拿，俱發交此獄。先用大鍋熬煉其油，俟其枯乾，再鍛為灰。那煉出來的人油流於地上，往往變成蛇、蠍或蜈蚣、毒蟒，還要傷人。終是戾氣所鍾，雖有陰律亦難禁其化生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叛逆之徒應該受罪。咱們再往別處瞧瞧，這裡實在臭的慌。」

眾人離了鍛鍊獄，又往前走。天色清明，路旁一座衙門，丹碧輝煌，祥光籠罩；裡邊一股幽香隨風而至，令人聞之心神暢適。見那大門上面，直牌寫著「節孝司」三個大字。甄判官道：「夫人名姓已上了這衙門的金冊。婦人最重的最節孝，上帝特命陰曹專立兩司：男名忠孝司，女名節孝司。兩司俱用金冊注名，每歲除夕匯奏一次，恭候玉音獎勵。不論男女有人名登金冊者，子孫免墮畜生道中。」

柏夫人點頭，正要答話，只見一族彩旗鼓樂蜂擁而來，後面一乘彩轎竟抬進大門。柏夫人們也擠了進去，見彩轎裡走出一位青年美人，珠冠蟒襖十分華麗。堂上站著一位冥官，烏紗絳袍，白面長鬚，手捧一本金冊，彩光耀目。揭開幾頁遞與那美人看過一遍，取筆在那冊上不知寫了幾行什麼字，那美人笑容滿面，再三道謝。旁邊轉過一個白鬚判官，手執彩幡向空一晃，化為一座金橋。那美人轉身走上橋去。回頭看見柏夫人，忙舉手拜了兩拜，抿著嘴兒笑著往上走去。只見金光一閃，人橋俱已不見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倒有些面熟，怎麼他駕雲跑掉了？」甄判官笑道：「此人不但與夫人現有瓜葛，我同他還是隔世姻親。他從府上來，還從府上去。這是最有名望的人，夫人豈不知金陵王熙鳳嗎？此人現今已歷三世矣。」柏夫人驚道：「王熙鳳是賈大姐姐的璉二奶奶。去年我在鐵檻寺燒香，正遇著他們在那兒唸經超度，我還對著他的牌位拈香奠酒。誰知今日在這地方同他見個面兒。他死的也不多幾年，怎麼就有三世呢？」甄判官道：「王熙鳳二世就是周婉貞，因其拒奸傷命，是以名登金冊。今與夫人又為骨肉至親了，日後自然有人知道。咱們再往別處逛逛罷！」

離了節孝司正往前走，只見一人歪戴著一頂皂隸帽子，敞開胸口，光著一隻腳，飛奔而來。週身大汗，瞧見甄判官一把抓住，叫道：「快些救命！」道言未了，後面一個黑胖堂客趕緊追來，將那人抓住。脫下自家的一隻鞋，將那個人撇在地下，使勁的打了個要死，又撕又抓又咬，那人在地上滾成一團，一聲兒也不敢言語。甄判官看不過意，說道：「你這位奶奶，且將氣兒消消。這一定是前生的冤孽，這會兒遇著他，自然不能饒過；但總有官司判斷，叫他受罪，你何必動這樣大氣？」那堂客搖手道：「老官，你不用管咱們的閒事。我不是遇著了冤家，他是我的男人，名叫陳旺。他是城隍司的皂班頭兒。他那一天不賺三吊兩吊，回到家來說謊，總說一個錢兒沒有。可憐我自掙自吃，那兒弄得過來？誰知他相與上了賣迷魂湯的孟大姑娘，將幾個錢攏共攏兒貼補了那個養漢老婆。你想這樣的男人不趁早兒打死了，要他幹什麼！」說著，又咬牙切齒的使勁混打，陳旺只是磕頭。甄判官笑道：「這是你們家法，外人不便多嘴。」那堂客笑道：「這位大老爺說的一點兒不錯，咱們家去再說。」腰間解下一條繩子，拴著他男人揚長而去。

柏夫人笑道：「陽間常聞有懼內之說，尚不至於如此荼毒。誰知陰司的老婆更狠。」甄判官笑道：「世人見了潑婦如見小鬼，那裡知道咱們這裡的小鬼又是鬼更怕鬼。」柏夫人十分好笑，不覺走進一座大門。見滿院子無數男女，還有好些姑子、和尚，擠作一堆。其間有哭有笑、有喜歡有悲苦。看那兩廊簷下都掛滿的五色衣服，堂上像有官兒審事。那審過下來的，三五成群，身上總披著一件花衣，哭哭啼啼走了過去。有一大陣姑子、和尚下來，見每人頭上俱插一對長金花，背後掛著一綵大穗子，腳下都穿鐵板鞋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這些出家人，怎麼是這樣裝扮？」甄判官道：「此間是變造司。凡應歸畜生道中的，都發到這裡變造。剛才這

起僧尼，在世不守清規，姦淫不法，誑騙錢財，誘人犯法。除受陰律外，應變驢馬以償孽債。」

話言未了，又來一起男女十幾人，都喬裝俏扮風流人物。

那幾個後生男子擠在一堆，十分得意。柏夫人道：「這一起不像是變畜生的，人人倒還歡喜。」甄判官道：「這一起罪孽更深。男的是世上匪徒，無惡不作；婦人是淫妒殘忍，兇惡不堪，例應變豬。」甄士隱用手指道：「夫人看，那一堆是變牛的，這是變狗，那些是羊，各人身上都有記號。不但夫人看不出來，就是他們自身亦不能夠知道。正所謂孽由自作也。」

柏夫人不勝歎息，看了一會，走出變造司。向東走去，見一座衙門祥光繚繞。門樓上直牌金字，寫著「福祿司」三個大字。兩旁大金字對聯，左聯是：

黃甲全憑德行，

那右聯對的是：

華國本自文章。

柏夫人跟著金童、玉女走至大堂簷下，見上面坐著文昌司祿帝君。兩旁侍立天聾、地啞兩個童兒。案上堆著無數冊本，帝君憑几細看。東首設著長桌，堆滿的盡是文書，有一位朱衣神在那裡翻檢。樑上掛著一桿大金秤，上有五色毫光，照耀天地，有一個長鬚吏，手持玉尺，在那文書上細心測量，絲毫不苟。公案中間，設著一座白玉香爐，裡面有一線青煙上接九霄，覺得異香撲鼻。甄判官道：「凡世上科甲之人，俱是各處城隍司查其祖宗德行已曆數世，彙報東嶽。再查本人陰德，轉送此處。帝君匯總，量其福祿之多寡，核其德行厚薄，定其科分之遲早。現辦下科題名錄，正是各路神祇報功過之時，非同小可。」

俟草榜定後，尚須請關帝參酌簽押，方達帝廷。倘有大傷陰鷲之事，雖天榜已定，臨時必須更改，以明賞罰。人世上造惡多端，只可以瞞人，而不可瞞天。冥冥之中，絲毫未曾疏漏也。」

柏夫人點頭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只知要佔便宜，給子孫掙下產業房糧地土，積下金銀珠寶，不管人家死活。那管他妻離子散，只要我便宜受用！使盡心機，打盡算盤，以為子孫可以世守受用。誰知陰司裡另有一般的算法，若要子孫昌盛，何必多用心機！」甄判官笑道：「夫人所見甚是。陰司總以德行為重，雖有錢勢，此處不能通情。所謂禍福兩途，隨人自走耳。此時帝君正在辦公，不可驚動。咱們再往別處看看。」

金童、玉女持幡相引，來到一處。愁雲慘淡，腥風刺骨，滿耳都是鬼哭之聲，十分淒慘。柏夫人膽戰心驚，見四面盡是劍樹刀山，血水成河，難以行走。金童將手中長幡往地下一晃，變成一瓣蓮花，請柏夫人們立於花上，隨著腥風飄來蕩去。見幾十個小鬼，推著一架大石磨，血糊滴瀝，磨下有數百大凶狗，爭吃血汁，旁站幾個高大夜叉，將磨邊拴著的罪人，不分男女，抓住往磨眼裡填下，頃刻之間骨肉俱成血醬。柏夫人問：「這些人是造下什麼孽，至於如此？」甄判官道：「都是世上打娘罵爺，滅理亂倫之輩，應受此刑。」蓮舟飄到一處，見一個老尼僧倒掛兩腳，有兩個惡鬼手執尖刀，劃開胸口，兩鬼使勁剝皮，那老姑子喊聲慘極。柏夫人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老尼造了什麼孽，受這剝皮慘罪？」甄判官道：「此人名淨虛，是饅頭庵的姑子。少年不守清規，淫貪勢利，引誘閨女、孀婦，敗壞門風，得贓破婚，種種不法，已歷過幾重地獄。今又到此剝皮獄，其罪尚不止此也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原來就是饅頭庵的老師父，可憐他那裡知道身後要受這樣的罪呢！」

正說著，那蓮舟又至一處，見高台上坐著一位冥官。兩旁站著好些鬼判，下面跪著無數男女孽鬼。那冥官正在據案檢點文書，看見柏夫人過來，連忙站起，在台上打一恭，用手一舉，那蓮舟不覺離台已遠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這位官兒同我見禮，是個什麼緣故？」甄判官道：「這官兒姓柳名逢春，生前為禮部主政，係大人同部的司官。夫人是堂官眷屬，兼有姻親，因此見禮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原來是柳緒的父親。咱們是四門親家，誰知倒做了冥官。不知咱們老爺又在何處？我正要去相見。」

甄判官道：「柳公在此為十八獄總管。凡應受罪之人，先解到此間掛號，然後照文發各獄受罪，其職事甚忙。祝尚書現為玉帝香案吏，不在陰曹，難以相見。」柏夫人正在歎息，背後有人問道：「太太怎麼在這裡閒逛？」柏夫人回頭一看，不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